

★ 共和国文学经典丛书

中篇小说卷

下

无情的情人

铁木前传

洼地上的战役

登记

黎明的河边

春种秋收
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

来访者

徐怀中

孙犁

路翎

赵树理

峻青

康濯

王蒙

方纪

主编 缪俊杰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

中篇小说卷 下

主编 缪俊杰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无情的情人	徐怀中(1)
铁木前传	孙 犁(52)
洼地上的“战役”	路 翎(121)
登记	赵树理(173)
黎明的河边	峻 青(205)
春种秋收	康 濯(242)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	王 蒙(275)
来访者	方 纪(318)

无情的情人

● 徐怀中



一

一只山鹰，抗逆着风暴低空掠过，把自己的身影投印在地上。

二

多吉桑赤脚走在乱石如刃的道路上，走在布满荆棘的丛林中。这个年轻的西藏人，肩膀裸露，用树枝将一双穿透了底的皮靴挑在肩后。他走近河边，用石头在厚实的冰层上打开一个洞，像一头干渴的兽，伏下去暴饮河水。

多吉桑走过坡地。山民们正在冬耕。衰弱的老农吃力地

扶按着木犁。拉犁的牦牛身旁，有枯瘦的老妇，或憔悴的少女，或未成年的孩子在帮套。他们和牦牛一起，几乎把整个身体都伏在地上了，但仍难拉动笨重的木犁。多吉桑停步，同情地望望冬耕的人，遂又默默地走自己的路。

迎面过来一队支“乌拉”(差役)的人，他们一个个被沉重的货包压得几乎像在爬行。在“乌拉”队之后，随了几位骑马的贵族男女。他们被高等的皮靴和狐尾包缠着，并且戴了防雪墨镜。当他们从地边路过时，山民们纷纷停下耕作，依照对贵人应有的礼节，俯下腰，伸出舌，半天不敢抬起头来。有一位骑者，嫌多吉桑碍路，扬手抽了他一鞭。多吉桑摸着疼痛的肩头，怒目而视，待他们去远时，他才啐了一口，转身上路。

在河谷中，多吉桑遇见一群朝佛的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他们蓬首垢面，衣不遮体，虽然都处在极度的饥饿和疲惫中，但却带着虔诚的庄严的神色，一路上磕着“等身头”——用自己的身体，丈量着朝佛的全部旅程。

画外歌声：

啊！啊！
到圣地朝佛去哟！
莫说路途遥远，
莫道山高水深。
啊！啊！
到圣地朝佛去哟！
捧出你有罪的心，

去换得来世幸运。

朝佛的人去远了，多吉桑感叹地摇摇头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他在河谷的沙滩上留下两行脚印。

三

这些人，显然是因为暮色降临而歇足于草原的。他们忙忙碌碌，有的在撑起帐篷，有的在料理驮架。

帐篷边，堆了些什么货包，郎扎坐在货堆上。这人有四十多岁，面貌丑陋，但却相当魁梧。看他那傲然自得的神气，便可以知道他在这伙人当中是有权势的。他吸尽指甲盖上的鼻烟，随后便从皮口袋中掏出一些明光发亮的首饰，认真地一件一件加以审视。

娜梅琴措——一个娇小的，姿容出众的年轻女子，懒散地依在郎扎背后，不过，因为她现在是背向我们的，所以看不见她的面孔。他是郎扎的外甥女儿，同时又是他的情妇。

忽然传来马的嘶叫。

一匹烈性的马脱了缰，将两三个企图控制它的人带翻在地，向草原奔去。

草原上。多吉桑正走间，忽见一匹飞驰的光身马迎面而来。他立刻扔掉自己的破靴子，迎上前去，猛地抓住马鬃，并以轻捷的动作跃身上马。那马随着便直立起来，暴跳如雷，竭力想摔掉他。

人们都很紧张,为这不知名的人担惊。然而,那匹烈马终于冷静下来了,并且老老实实负着它的征服者走向营地。

人们带着明显的敬佩,迎接了多吉桑,邀请他在货堆上坐下来。

郎扎侧目望望多吉桑,问道:

“年轻人,你可会打枪?”

多吉桑点点头。

郎扎:“瞧!我一眼就看出来了,说的是嘛!一个真正的好骑手,功夫不光在马背上。不过,把枪顶到肚子上放响,那可说不上是会打哟!”

这话显然刺动了多吉桑,他答道:“想试试我的手头,那你就走出二百步开外,把你手里那个银碗顶到脑门上。”

郎扎以及所有的人为之震惊。

娜梅琴措本来是背向众人而不理会一切的,听见这话骤然转过脸来,惊奇地向多吉桑端量一番。她抓起一条步枪,推上子弹,向多吉桑扔将过来(后者熟练地用一只手接住了枪),随即,又从郎扎手中夺过银碗,向远处跑去。

人们十分诧异,她要做什么?

娜梅琴措跑到相当距离,停步,回身,把银碗平平稳稳摆在头上。她神色镇定如常,耐心地在等候多吉桑开枪。

多吉桑握着枪,不知所措。

郎扎对多吉桑做了一个奚落的鬼脸,所有的人都哄然笑了起来。

就在众人的笑声中,多吉桑端起了枪。

随着一声扎耳的枪响，只见那银碗滚落在草地上，正中对着穿了两个洞。

四

黄昏。沉寂的草原上，荡响着柔和的笛声。

篝火旺盛。热气腾腾的吊锅中煮着肉。人们带着明显的倦态，围坐在火边。娜梅琴措半躺半坐，萎萎靡靡，但她那美丽而深沉的眼睛，却专注地望着多吉桑。

多吉桑在吹奏一支竖笛。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忧伤的曲调中了。待他吹奏完毕，郎扎说：

“你吹得满像个样呢！怎么，你阿爸是个吹管子的吧？”

多吉桑显然很愿意谈到自己的父亲，经人问起，便应道：“不，阿爸是个打山的。我稍稍懂事的时候，他就带我上山，教我骑马、打枪，也教我吹管子。他的心眼好得不能再好了，要是看见什么野物，他总是先放一声空枪，等它撒腿跑开了，再打第二枪。可是，阿爸他……。”

多吉桑忽然挥挥手，中止了讲述。有人问道：

“怎么，死了？”

多吉桑几乎恼了，断然说：“不！他没死，谁说他死了。”

有人问：“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又有人问：“你阿妈呢？”

多吉桑淡漠地答道：“我没有阿妈。”

“什么？没有阿妈？那你是怎么到世上来的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众人哗然。郎扎笑笑，以关切的口吻问：“没有爹老子，没有娘老子，你一个光屁股娃娃怎么活呢？”

多吉桑苦笑一下：“人嘛！只要愿意活，总能活着。就像仙人掌，没有土，在石头缝里也照样能长起来。起先我去给人当娃子，洗羊毛，放马，做零工。后来又干过几年金伙子，只要管我糌粑吃，横竖做什么也一样，我还给卖药的蒙古人牵过骆驼呢！”

郎扎又问：“目下你打算到哪去呢？”

多吉桑：“不知道。”

郎扎和人们交换了一个狡黠的眼色，遂道：“这么办吧！年轻人，你就跟我们一路吧！只要我郎扎饿不死，就有你的酥油糌粑。要是生意弄得好，手头还断不了这个。”他说着，顺手扔起一块银元来。

多吉桑重新望望众人，颇有疑虑，但他还是点了头，随后便见一块冒热气的牛腿骨伸到面前来，这是郎扎从吊锅中拣给他的，他迟迟不接，而当他终于接去时，即刻便贪婪地啃起来。

五

夜，草原沉睡了。

熄灭的火堆旁。多吉桑把脑袋缩在自己赤裸的双臂间，寒

冷的侵袭，使他不能入梦。

一条羊毛毯盖到身上来。骤然的温暖使多吉桑睁开了眼，他很诧异，原来是娜梅琴措俯身在他近旁。她胸襟敞露，散乱的辫发从肩部拖下来。一阵默默的相视，娜梅琴措忽然转过身，迅速隐没到帐篷中去了。

多吉桑陷入梦幻的感觉中，仿佛娜梅琴措是一个平地降临而又飘然离去的仙女。

六

早晨。薄雾笼罩着山谷，随着叮当的马铃，一队骑者影影绰绰出现在河谷大道上。

郎扎为首，众人随后。娜梅琴措坐在皮鞍上，马镫则空闲着，摆来摆去。为了抵御晨风，她用一条花毯包住自己，仅在面部留出一条缝隙。

落伍的多吉桑和人们保持着一段距离。他仍然用树枝把那双破牛皮靴挑在肩后。

郎扎忽然发现，前方河岸处，有一个戴礼帽的骑马人，正向拱形的木桥走去。他以猎者的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这骑马人的背影。他回头向多吉桑招手，待多吉桑赶上前来，便说：

“来吧！你再露露功夫！”他见后者没明白自己的意思，补充道，“噢！看到没有，对准的帽子打！”说毕将自己的步枪递给多吉桑。

多吉桑惊呆了，他疑惧地注视着郎扎，后者笑咪咪地在等

待他把枪接去。多吉桑又侧目望望娜梅琴措，她若无其事，只静静地回望他。他踉踉跄跄倒退几步，意欲离去，但是，郎扎的手下早已在他身后筑成了一道墙壁，一个个紧握刀柄，冷目而视。多吉桑终于用他颤抖的双手，接过了步枪。他拉开枪一看，说：

“怎么只有一颗？”

郎扎说：“你用不着第二颗呀！”

“不！我还得要一颗！”

“唔！像你老子一样，第一枪要向空中放。……”郎扎省悟道。随又给了多吉桑一颗子弹。

河岸。骑马人从从容容走上木桥，忽然传来一声枪响。他回过头来张望，第二枪响了。他应声坠马，落入河中。

失掉了主人的马，惊叫起来，把身负的驮架摔落在桥头，盲目地向河谷奔去。娜梅琴措跟着追去，她从自己的马背跳上了落荒奔逃的马，将它缚住了。

桥头。人们默默地围着胜利品，等待自己应得的一份。郎扎在货包里翻寻，发现了一袋银元。他用两个指头捏住一块吹了口气，凑近耳边听听，判断是不是假造的。随后，他看也不看，把银元一块一块扔出去，伙众们挨个儿伸手接住。

多吉桑从桥上探首向下望去，神情恍惚，目光呆痴，仿佛他透过混浊的水面，窥见了河底发生的什么可怕的事。娜梅琴措牵过来刚刚缚获的那匹马，默默地把它交给多吉桑。后者惶恐异常，拒绝道：

“不！不要！我怕它把我摔下来，踢死我，咬死我！”

娜梅琴措突然发出一阵响亮的放纵的笑，她猛地把马缰套住了多吉桑的脖颈，随后，带着笑声跑走了。那匹马，温顺地低下头来，在多吉桑身上嗅嗅，忽地抖擻一下它的鬃毛，这使多吉桑一惊，戒备地向后退避。

一个壮实的汉子走来——这人叫拉达——向多吉桑伸伸大拇指。他手上平端着十多块银元，说：“这是你的一份！”边说，边把钱塞给多吉桑，但却留在自己手中几块，他挤眉弄眼向多吉桑弯弯腰，算着致谢。

多吉桑畏惧地将银元从桥上丢下去。河上溅起了水花。

大伙又上路了。人们显然由于方才的猎获而活跃起来。多吉桑却仍然赤着脚在走，虽然他手中牵了一匹鞍辔齐备的骏马。

七

靠山的田野上，长满了一丛丛橙黄色的枫树。在红枫掩映的空地上，撑着几个帆布帐篷。

帐篷中。伙众们挤成一堆在掷骰子。郎扎又赢了，他以缓慢动作把周遭作为赌注的银元哗哗啦啦收了过来。拉达是失利者之一，他满头大汗把最后的几块钱押了下去，但又被收走了。于是，他开始搜寻自己的腰包和靴筒。旁边有一个人挤到他的位置上去，说：

“起开，起开！你就是把肠子翻转来也找不到一个铜板了。”他见拉达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位置，又说：“去吧！找人借借

吧!”

“我找谁借去?”拉达着急道。

“找多吉桑吧!”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提议说,“他呀!别看他才干了二十天,可他分的钱比郎扎头人也少不了几块。”

郎扎接上说:“对!拉达!刚刚我差不多吉桑到庄子上打酒去了。正好,你到庄子上找找他,看怎么还不回来,去吧!回来我管你喝个够!”

拉达龇牙一笑,猫腰钻出了帐篷。

八

山庄。炊烟缭绕。

多吉桑由庄口出来,顺小道向营地走去。他显然已有几分醉意,但还不住抱起酒坛,边走边饮。

枫林中传来女人的歌声:

牧羊的青年人哟!
你听呵,听我讲。
在你走道的小路旁,
长着一枝野丁香。

牧着的青年人哟!
你听呵,听我讲,
终把花枝折断了吧,

它就是为你开放。

娜梅琴措满怀深情在唱，她借着枫叶的遮掩，暗中步随着多吉桑。尔后，她忽然闪出树丛，挡住了去路，这使多吉桑惊异不已。

“做什么去了？”娜梅琴措问。

“打酒！”多吉桑庄重地回答。

“我知道你打酒去了！”

良久沉默。终于，多吉桑在这女人顽强的目光下软弱了，俯首不知所措。不过他很快便清醒了，持重地走过。当多吉桑经过娜梅琴措的身边时，她嘲弄地笑笑，低语道：

“哼！地老鼠！”

多吉桑止步，并未回头，说：“什么地老鼠？”

“地老鼠就是地老鼠呗！”

“我可不是地老鼠。”

“不是？我看就没有两样，只怕你的胆量还赶不上地老鼠呢！哼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我……”

“你，二十天了，可没敢找我说说过一句话。”

“那是我没有话跟你说，告诉你，没有什么事我不敢的，我什么都敢！”

“当真的？”女人挑衅地逼视着多吉桑，然后把脸背过去，说，“你敢撩开我的裙子？”

酒坛从多吉桑手中落下来，摔碎了。他以火一般燃烧的目

光凝视着娜梅琴措，女人泰然自若，依在一棵柔弱的小树干上，微闭着眼，丰满的胸部在微微起落，仿佛她就要睡去了。

多吉桑靠近了娜梅琴措，骤然粗野地抱住了她，并把她扳倒在地。

枫树林。拉达由林中小道走来。他看见破碎的酒坛子，遂止步并拨开树枝望去。他怔住了，扭头跑去。

帐篷中。郎扎已退出赌博，正在摇着一个空酒瓶，一见拉达进来，便道：“酒来了？”

“多吉桑把酒坛子摔碎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郎扎发火了。

“真的，碎了！他把酒坛子摔碎了。要不你自己去看看吧！不远，就在树林子后边。”

郎扎愤愤地冲出帐篷。

多吉桑抱起他的情人，蹚过林中小河。刚上岸，忽然发现郎扎挺胸叉腿站在不远的地方。

可怕的沉寂，郎扎终于开腔道：

“多吉桑！你是一条好汉子，你要女人，这是应份的，十个、八个、一百个，随你的意。可是，她！你听我说，不错，我郎扎算不上什么，你用不着把我放在眼里。可是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？你知道她是哪个家门里的人吗？你怎么敢……唔！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呢！”他抽出横在腰间的那把雪亮的短刀，以平静的口吻接上说，“敞开胸口吧！没有衣裳护着，一下子就能扎在心尖上，这样省得你不好受。”

多吉桑默然解开上衣，敞出他鼓胀的胸膛。郎扎迈着沉重

的脚步向多吉桑走来。娜梅琴措忽然抢上前去，用身体护住多吉桑，尖声说：

“等等！这算什么！阿舅！照林子里的规矩，不能这么办呐！他空着手的呀！”

郎扎听见这话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遂将那尖刀嘣地插在树干上，卷卷衣袖，空手向多吉桑逼来。这种傲慢的态度顿时激恼了多吉桑，他将遮挡着他的女人推开了。……两个赤手空拳的汉子像格斗的雄鸡，彼此拿稳了架式。郎扎首先向多吉桑打去，扑了个空，等他再欲动手时，被多吉桑当胸一拳，仰面朝天栽倒了。

两个男人无论怎样翻滚厮打，娜梅琴措却毫不理会，仿佛没有看见似的。她侧着肩，在顺理着散乱的长发，把沾在发中的草叶摘去。

郎扎已经鼻青眼肿。他又一次被打翻在地。当他扶着树干站起时，看见那把尖刀，于是拔将下来，向多吉桑逼去。多吉桑紧盯着那雪亮的利刃，郎扎刚要刺来，就被他抓住手腕，夺了过去，并顺势回敬了一下，于是，郎扎胸口带着刀柄，倒了下去。

这里多吉桑才骤然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尽，他闭目喘息了一刻，随即扯了一把枫叶，开始擦拭自己血污的脸和手。

九

多吉桑和他的情人娜梅琴措臂挽着臂，踱过清凉的大河；

他们相随，走在空寂的河谷中；走在荒漠的草原上；走在高高的山岭上。

太阳就要落山了，跨马的男女牧人们，驱赶着牛羊，纷纷归返牧场。

牛毛帐篷里升起炊烟——牧人们已坐在炉边，以奶茶和家庭的闲话在消除一日的劳累。帐篷外，卧在畜栏处的一只狗，忽有所觉，刚欲吠叫，只见一块食物立时落到它面前，于是它没有出声，立即吃起来。

娜梅琴措隐身在木棚后边，她以亲切的态度把吃食喂那只狗，但却不时侧日向畜栏对面望去。那边，多吉桑正迅速地从木桩上解开一匹高大的白马。他跳上马背，遂把两个手指插入口中，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，让娜梅琴措知道他已称手了。

那只狗吃完东西，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狂叫起来。

牧人们闻声，急急忙忙赶出帐篷，但，那匹高大的光身子马，载着两个人，已经驰去好远了。

知道已经摆脱了牧人的追赶，多吉桑便不再策马，开始无忧无虑地吹起他的木笛。娜梅琴措侧身坐在马后，偎依着多吉桑。她凝视着天边，仿佛在沉思，又仿佛她的头脑正处于真空中。他们一马双跨，去远了。



嘈杂的街市。山民男女和老老少少的僧侣们，成群地挤在地摊上，选买自己所需要的什么；残废的乞丐，在卖吃食的地